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十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鍪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文章正宗卷十六

宋 真德秀 編

敘事

左氏敘隱桓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孟子卒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

命故嫁之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亦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呂成公曰隱桓皆非嫡隱為庶長當立讓桓非正也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

巖邑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公曰爾有母遺繄

我獨無緊語助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

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畧儘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共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與收貳為已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畧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伐鄢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

敘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

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按此十數句如大具獄然真名筆也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持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叔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覊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别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犬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

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也儕等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

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為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敘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敘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

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

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鬭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楚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

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居外河

而内山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唼也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　子玉使鬭勃請戰鬭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食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敘晉楚邲之戰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武始封之賢

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

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

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

行右轅左追蓐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敕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勺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耆致也致計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

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

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斾（廻車南鄉）（斾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

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

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

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

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也晉鮑癸當其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復逐止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魏錡犨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尫之子趙旃求卿未得趙旃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

敗㷔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人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㷔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

坐視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軵車逆之軵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

（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

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

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

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

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

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

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

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

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矣）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敘齊晉靡笄之戰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

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三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

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禽之而

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也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色為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

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穩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併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鋭司徒主鋭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

敘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

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

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敘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禮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吾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

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城而囂囂喧譁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右軍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于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

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强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

於淖也（掀挙）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

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

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拒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一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一大謂軍大敗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巳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因楚公子茷為郤

至見譜張本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

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

卒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

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

兵秣穀馬也修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敘晉人弒厲公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

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御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為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

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

袒裘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雖訟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禀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

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

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

(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國語既弑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顧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以二書參然後知傳文之峻潔也)

敘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

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

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師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敘宋樂喜備火政

襄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鑒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起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師（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宫巷伯儆宫司宫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宫内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敘向戌合晉楚之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驛傳

也謂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

以借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

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敘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遺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于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遺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諸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

譏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

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禮)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周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敘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産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敘中行穆子敗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

崇卒也 崇聚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 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困諸阨又克 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 請皆卒 去車為步卒 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 五乘為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五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翟人笑之 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叙晏子辭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敘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竝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以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也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秘鏚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没於祗宮獲没不見篡弑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

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敘子產火政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

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言經所以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
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
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
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

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已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

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
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
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
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
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
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
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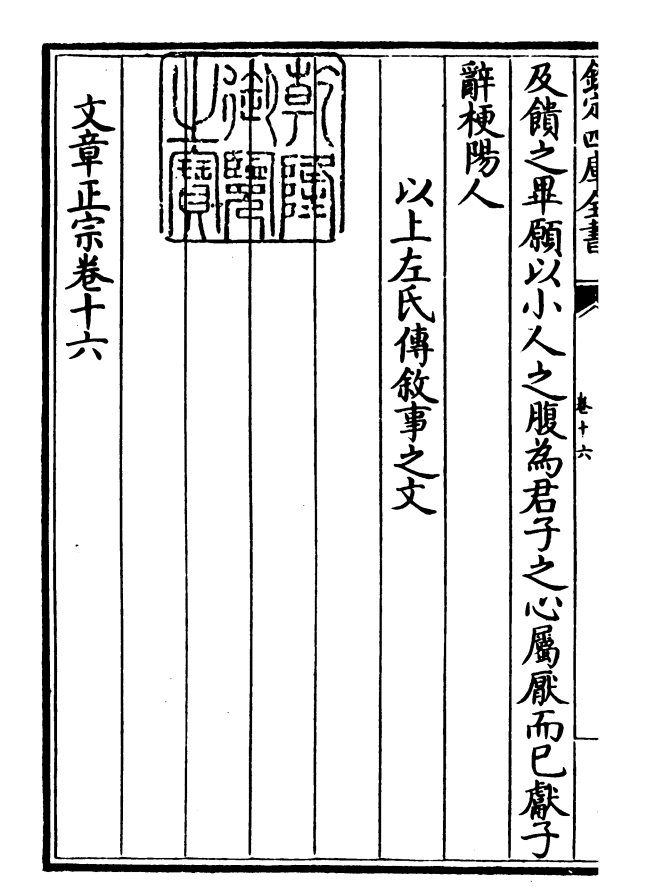
敘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陽人

以上左氏傳敘事之文



文章正宗卷十六